錦繡萬花谷別集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一

職幕官類

諸侯老賓客

子img見魯大夫曰同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思以㤝仲尼之道又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

出幕持麾

杜送高書記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註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幕府

四人同日拜郎

杜沈八丈除膳部員外詩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注内翰注六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貞推韋狀

唐韋元甫初任白馬尉採訪使韋陟委元甫與同幕判官貞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貞推韋狀

潘翰賓客

韓文洪嫣儀之支使帥湖南序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推宣州爲多賢

紗籠中人

原化記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爲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得爲相者否僧云並无公不快曰某抄擇賓僚豈无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年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爲相

廊廟之材

吳錄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爲孔融功曹融稱紹有郎廟之材後爲相

烏公羅致幕下

韓送溫造處士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屈公爲數旬客

唐韋思謙擢監察御史褚遂良復相出思謙淸水令云云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

詩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用應國事知杜送高書記 將軍事策略幕府盛才良杜送李判官入幕未展材吏鈞孰爲偶 太府材能會諸公德業優並杜甫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杜送蘇四曹生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氷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鋭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杜送樊二判官 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略文字杜送安西判官 子雖軀幹小老氣横九州杜送韋判官 掇取高科如拾芥愛君才調望君深莫誇書判居蓮幕要把文章入禁林戴石屛上蕭節推

○曹官類

唐顏杲卿爲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此判終無搖動

李元紘任雍州司户時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判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判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

吟詠梅花下

梁何遜作楊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州梅花方盛遜對梅花彷徨終日見杜詩註及東坡詩註

詩

掾曹乘逸興鞍馬去相尋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百金 杜 刘法曹安集 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 樓二 法曹掾何處事卑暇

韓文　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秖得移荆蠻判司卑官不堪說
未免捶楚塵埃間 韓贈張功曹 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
何能爲 韓文 古年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 綱地喜見朱
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知縣類

若井变甘泉

李白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公名錫字元勲官宅舊井水
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尓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
也遂汲用不改变爲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憇之歎
水則去行路勿翦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八篇

一盃酒爲細民

本朝王公十朋嘗集諸縣令飲之仍示詩曰今日黃堂一杯
酒殷勤端爲細民斟

盤根別利器

後虞詡傳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别利器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何反在朝歌邪及到設伏兵殺賊由是解散咸稱神明

老姥爭團絲

南史傅琰字季珪爲高帝輔政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内稱神明無敢爲偷

詩

少作長安客尋常似隱夫琴書家慣有印杖客疑無錦水心

雖役主峯眼不辜閑簽歸業狀負典舊山圖酒爲廉猶斷碁
因讓怨輸即看連鴈字相繼在蓬壺 魏野贈陳知縣 出宰山
水縣讀書松竹林蕭條捐末事避近得初心哀猊醒俗耳清
泉[illegible]麗藻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鈞白雲日幽
尋 [illegible] 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尚寬名垂离網罟政未息風瀾
潤物刑多省勞心席少安秪慚元惠術求配古人難 我愛
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百疾求蔵補
千鈞待準平嗟予不如古斯道未能宏 我愛仙居好公餘
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
老来須向李多病喜平康 並陳古靈先生 勿嘆廬山遠天涯
揔是民還家安老母去国慕忠臣斜月秦關曉穠花錦里春
暮行無所贈爲邑莫如仁 陳古靈送崔黃臣知廬山縣 賢哉
過縣尹德政是吾師万事無鋒頴一心惟孝慈家貧因客乞

鬢白爲民飢誰刻前山石令人去後思陳古盧贈剡縣尉過秋丞

天子恩茂宰天敎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落筆生

綺綉揮刀振風雷蟠蛩百里鵬騫望三台退食无外事琴

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閒白雲有時來　崔令李陶令北窗常

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无絃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東

皐多種麥勸尔早耕田　並李白

縣丞類

當位極人臣

唐張東之傳年六十三爲清源丞耆相者云當位極人臣

佐縣有稱

三國志吳書孫堅傳爲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

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如

子弟

真解矇

後漢張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主簿類

處事敏速

唐李畬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聞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視若布衣交

唐李栖筠傳有王佐才士多慕向爲冠氏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去爲宰相

韓河南府同官記云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

於汜首九水主簿則得故相国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於陸渾主簿則得今相国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是子嘆後時

唐蔣欽緒嘗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謂曰朋友之過兒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

詩

竟陵主簿極多閑万事不理專討論澗松无心古須髯星天球不琢中粹温落筆塵沙百馬奔劇談風霆九河瀉胷中似疎无然恩當官持廉且不順吏民欺公亦可忍愼勿驚魚使水渾漢濱耆舊今誰存駟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有馨蘭茳芬看度南山雲 黄魯直送謝主簿

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杜甫

○縣尉類

不足窘束鸞鳳

李白送趙四少府還炎方序云趙少翁才兒瓌雅志氣豪烈以黄綬作尉泥蟠當塗亦雞棲鸞鳳不足以窘束鸞鳳耳

凄凉折腰

杜官定後戲贈詩不作河西尉凄凉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遥

太尉類

置雲母屏

後漢鄭弘字巨君元和初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毎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為百僚式

後漢鄧彪字智伯仕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僚式

得忠孝侯印

博物志云後漢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翔下墮地人取化為一圓石顥推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藏之秘府靈帝時顥至太尉

小太尉大凉公

唐李晟官至太尉子愬亦贈太尉杜牧題詩曰家呼小太尉

國號大涼公

被日月之衣

汝南先賢傳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黄瓊所辟宣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

尊與丞相等

通典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丞相等又漢書上欲用田蚡爲相籍福說蚡曰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竇嬰嬰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其尊与丞相等

將帥類

揮駐日之戈

李白餞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李公勇冠三軍衆无一旅横倚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女杖于將而星羅上可以决天雲下可以絶地維翕振虎旅

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雷迸陣戰百勝殲屍溢川水膏泣
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罷觧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横斷
楚塞

（八）清河公即江神

北史隋文時大舉伐陳以楊素爲行軍元帥率水軍東下舟
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舡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
清河公即江神也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楊素先封清河郡公

不斈古兵法

漢霍去病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上嘗
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斈古兵法上爲
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无以家爲也上益重愛之

從事豈重於監軍

後漢蓋勳字元固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

刺史左昌因軍興斷斂數千萬勳因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〻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昌等解圍而去

可與語孫吳

唐李靖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飛將軍

漢李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頗牧在禁近

唐畢誠傳党項擾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近卿為朕行

羞見蟠花戰袍

青箱雜記云曹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為之遷數官

詩

不煩方岳聘賢豪獨運神機斬巨鼇八表順風均雨露四溟隨劍息波濤手扶北極鴻圖永雲卷長天聖日高未會漢家青史上韓彭何處有功勞 杜光庭贈上將軍

出將兵鋒所在梁帝心方喜得忠良威聲已破蠻夷膽風彩重依日月光塞上偃雲春自老鞲鷹擊海兎深藏功高好冠凌雲閣大凱升

歌上玉堂傳奚立秋將軍疋馬孤趨府將軍意氣多來依漢日月思復晉山河邊將懸尸素朝臣奏凱歌分明御祖許得失竟如何戴石屏

〇兵武類

何能爲博士

北後周宇文貴少從師受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

安用毛錐子

五代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曰无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

金鎖甲

李廣云金鎖甲未可輕拋朝廷尚要西北

綠沉槍

杜詩兩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趙注云以綠色之物沈沫其柄也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又田註云廣志言綠沉古弓名劉劭趙郡賦言弓弩亦有綠沉黃間之號又揚巨原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

孝經不足化涼俗

後漢蓋勳中平元年羌胡與邊章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斬盜以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勳諫曰齊崔杼殺君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叛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口授兵法

魏賈逵自為兒童戲嘗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

師也口授兵法數萬言爲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射鵰都尉

北史魏元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帝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飛稍高幹以三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鵰都尉

天陣地陣人陣

唐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員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弥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率三軍之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何有戰帝曰善

詩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杜 出塞

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 並李白

○奏捷類

勒功燕然山

後漢竇憲字伯度求擊匈奴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出塞與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降者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殺賊奴取金印

周伯仁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屐齒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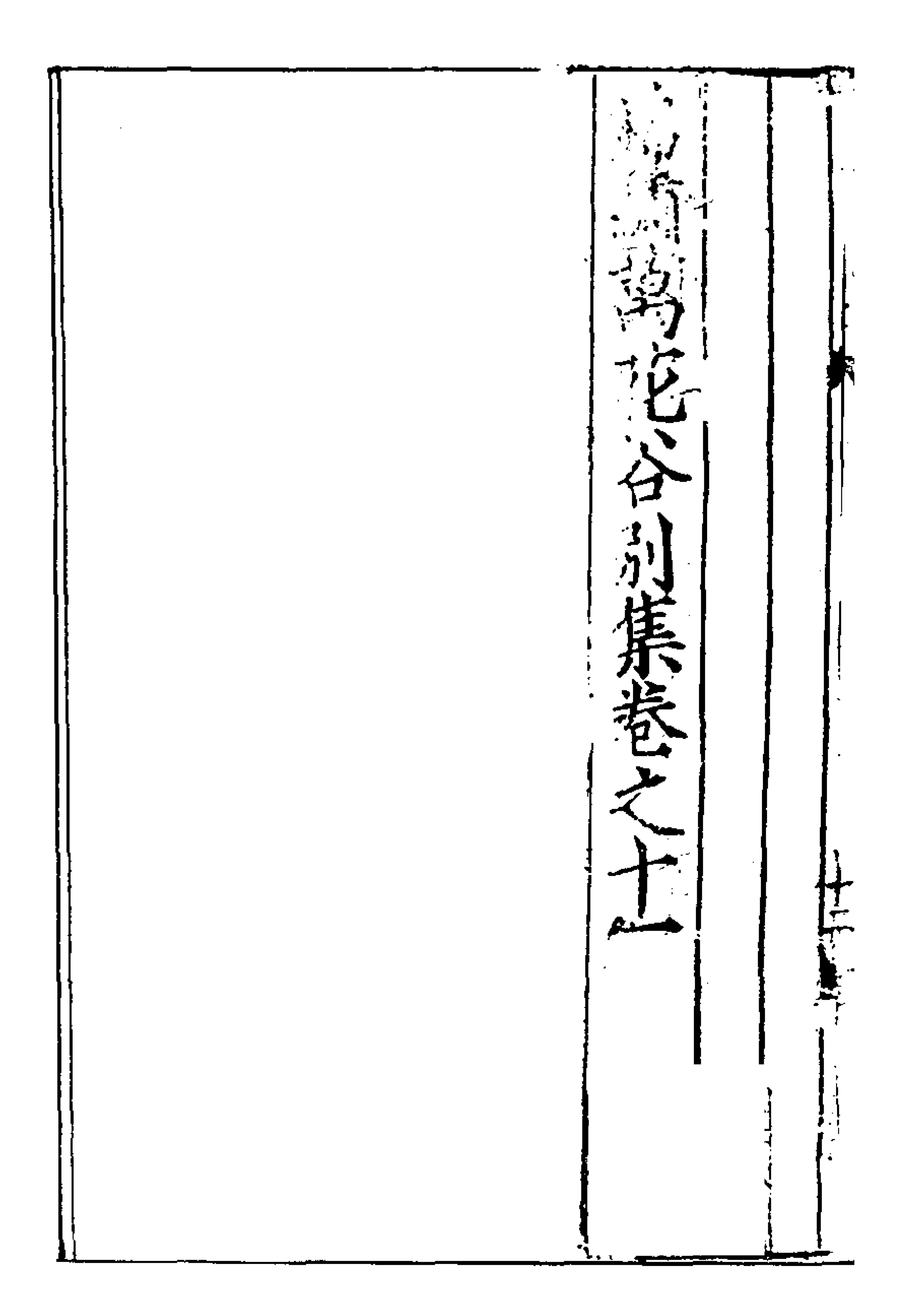
晉謝安傳初苻堅入寇諸將敗走相繼少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元不敢言乃令張元重請問遂命駕出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元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折其矯情鎭物如此

詩

峒寇都平了官軍奏凱歌千山通道路一雨沉干戈天地和風轉江湖春水多蜀中無近報西賊定如何戴石屏喜平峒寇白旗走報山前事昨日官軍破綠林千里人煙皆按堵一春農事最關心不知郊外雨多少試探田間水淺深翠玉樓中無限好可無閑暇一登臨太守自監軍斤膽大如身立

馬斬數賊鞘蝸鋸捐萬緡威行千里外手活一城民兆為書生
怯書生中有人　壯士三千駐七閩監軍談笑靜風塵滿懷
韜畧萬群胷破敵機鋒妙獨神在昔從龍長夜嘯而今桃李
万家春南人自此不復返北望關河事業新　孟戴石屏

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
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
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illegible]紫塞旁胡无人漢
道昌陛下之壽三千霜　李太白



新刻鶯花谷別集卷之七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二

官爵類

官當圖人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

忝何謂五郎為卿

唐宋璟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謟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忝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其年不可及

唐崔湜与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受制於人哉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説見之歎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麞頭鼠目子

唐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

鬻爵類

入錢穀補官

漢黃霸字次公少学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産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馮翊以覇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為河南太守丞

開鴻都門賣官

後漢崔烈靈帝時開鴻都門搒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顧謂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烈於是聲譽衰減

賣官錢入私門

劉毅傳武帝問毅朕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

俸禄類

索長安米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禄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侏儒曰上以

若曹无益於縣官欲尽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扣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尽誅臣等上知朔方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稍得進用焉滑稽之 房馬壯

斗食

漢薛宣字贛君少以大司農斗食言其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也 贛音貢

官收其餘

唐陽城字亢宗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上人共

食之鬻餗心　杓鼎大上小下

半斤羊肉幾時肥

墨客揮犀云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月俸

遷除類

歲中四遷

前主父偃傳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言事拜爲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歲中三遷

蕭望之傳歲中三遷

一日九遷

卑千秋一日九遷

旬月五遷

後胡廣傳旬月五遷

左遷

漢周昌傳帝召昌曰公彊爲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柰何獨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曰吾極知其左遷公不得已彊行顏曰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爲左遷

超遷

前賈誼文帝召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加二階

唐韓思彥傳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

進五品階

唐姚南仲傳代宗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騰上必速

馬周傳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迁中書令

〇仕進類

布衣二朞至相

唐元宗時張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

徒步數年封侯

漢公孫弘傳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

脫身遷中書

唐楊綰傳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迁中書舍人

布衣至御史

唐史李䜣傳武后時上書自布衣至監察御史自給事中數月為御史中丞

先生自此升

後漢楊震字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州縣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

脫羊裘佩珠玉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寡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聘召類

夜半前席

漢賈誼爲長沙王太博文帝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禧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

及也

朝奏暮召

漢主父偃學長短縱横術晚乃學春秋百家之言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待詔金馬門

漢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七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万言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力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上偉之使待詔金馬門

蒲輪

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濫官類

塞市填街

梁天監初鍾嶸上言騎都塞市郎將填街

倚馬員外

宋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僕從附隷皆受不次之次挺車者郎將倚馬者員外

常侍路上比肩

南陳徐陵云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

貨紫綬得刺史

北史鄭雲諂事劉曠貨紫綬四百疋得爲安州刺史

凌霄郡君

齊後主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歌舞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寵犬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

回波舞求学士

崔日用為回波舞求学士中宗即許

蒲萄酒拜刺史

三輔決錄註云孟佗以蒲萄酒一斗送張讓讓即拜佗涼州刺史

互市

晉惠帝居位貨賂公行忠賢路絶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吹竽之監

韓非子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共吹南郭處士不知竽爲王吹竽王以廩食之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吹之處士乃退

補闕連車載

朝野僉載云武后時官濫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

青蠅何處來

唐武儒衡字廷碩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知制誥儒衡因會公堂有青蠅集于瓜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于此一坐愕然

舞胡鳴玉珥組

唐李絅傳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絅諫曰今新造天下功臣賞未遍而先令舞胡鳴玉珥組位五品趨丹墀殆非

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致仕類

守道終天年

兩龔傳王莽秉政勝與邴漢俱乞骸骨策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朕愍勞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天年於是遂歸老於鄉里

逍遥晚歲

唐裴寂傳遷左僕射高祖置酒含章殿極歡寂頓賜骸骨田里帝泣下曰未已要當相與老尔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逍遥晚歲不亦善乎

伊川田父

郗士美傳父純遷中書舍人處事不同爲宰相元載所忌辭疾歸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召爲李士不拜乞身

致仕公卿祖道出門世高其節

安車駟馬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懸安車以爲榮以傳之子孫班固賛曰廣德保懸車之榮

入鄉不杖

白居易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詩入鄉不杖歸時健出郭乘驢到處誇

佚老亭

貢父詩話云陳文惠公使相致仕年近八十有詩云青雲歧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作佚老亭自後士夫歸老者往往名亭佚老云

掛冠城門

東漢逢萌字子慶王莽殺其子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

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薦辟類

白首一節

後漢吳良字大儀東平王蒼辟為西曹薦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藏文竊位之罪願宗以良為議郎

下車辟孔文舉

李白與韓朝宗書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

御二龍於長塗

吳志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云云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礼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

於前擢正礼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

夾袋中冊子

本朝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

齒牙餘論

南史謝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闓苦亥切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謝朓字元暉

舉賢豈有私謝

前漢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

桃李悉在公門

通鑑武后紀狄仁傑爲相薦張柬之有宰相才武后卒用爲

相又嘗薦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二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三

父子類

羔鴈成群

後漢陳紀字元方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世榮之紀陳寔子也

韓穆家法

唐穆寧譔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大人遺體

漢霍光去病弟也父中孺中讀曰仲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

給事平陽侯家曹壽也與侍者衛少兒即衛青姊也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去病爲票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

相與有瓜葛

晉王導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導常共悅弈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尔邪

老牛舐犢

東漢楊彪字文先後子脩爲曹操所殺操見彪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此兒當與吾家

隋薛世雄字世英爲兒童時與群輩戲輙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輙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

母子類

母有賢操

唐崔元暐爲高陵主簿母盧有賢操常戒元暐曰吾聞辛元馭云子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其貲貨盈衍惡也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暐所守以清白自名

阿奴鹿鹿

世說云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尒等羅列吾復何憂周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鹿鹿當在阿母目下耳

何叔萬宗誤也

不射鹿子

魏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七年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泣涕文帝以此竒之而建立之意定

蚶鮓增吾憂

晉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漁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使習孝經

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以

痛六年有觀而志孝亦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坐閣內聽處决

唐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斷决或當理則悦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

所饋不食

唐趙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

負母入京師

唐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

夫婦類

爲婦畫眉

漢張敞字子高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音嫵媚也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帝愛其能弗備責也

糟糠之妻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即位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得壻如是足矣

後漢黃允字子艾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弃

裴貲氏長啓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玉卮娘子

幽怪録云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其嫂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曰本侍箕箒便望終天尊夫人待以狐媚明月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若住一年舉家必仙矣崔生歎恨而已

田頭有鹿迹

野史云曾崇範之妻九許聘若數人每至親迎之夕其夫輒死因自歎悼一夕夢人謂之曰田頭有鹿迹由尾有目乃汝夫也後嫁崇範方悟其夢

視吾舌在否

張儀從楚相飲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盜璧共笞掠之妻曰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在不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

刖目示夫

唐房元齡妻盧元齡微時病且死誨曰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刖一目示元齡明無他會元齡愈禮之終身

堅正節婦

唐鄭廉妻李年十七嫁鄭廉未踰年廉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数数夢之李自疑形皃未衰崇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正節婦表旌門閭名所居曰節婦里

讀列女傳

唐李德武妻裴淑英安邑公矩之女德武仕隋坐事徙嶺南時方嫁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靡他族于此長別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志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欲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可奪聽之德武遇赦還為夫婦如初

不見盧郎年少時

南部新書云盧家有子弟年暮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女結縭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幾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

若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西南坤也妻道也 選曹子建七哀詩 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爲流不嘆君弃妾自歎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李太白去婦歌

兄弟類

二龍

吳志劉繇字正礼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兖州刺史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礼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礼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江東二岑

唐岑羲字伯華第進士爲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二岑

三楊

唐楊憑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時號三楊

一日千里

南史柳惔字文通好辛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共一布被

後漢姜肱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

弟拜相兄草麻

東齋記事云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

弟拜相兄弟率自古未有

腰皷兄弟

南史沈冲仕齊爲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譽有僚方世人爲腰皷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子孫叔姪類

述家訓戒子孫

唐柳玭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禄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争指矣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

親骨肉所不能活也

賣子賣女

後漢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爲子娶長婦

後漢馮勤字偉伯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婦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勿令後人笑咨

唐李勣字懋功初勣疾弟弼省侍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搒殺

以聞㓜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榜比孟反笞也

一不爲少

南史任昉父遥娶裴氏生昉幼而聰敏褚彦回謂遥曰聞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声籍甚

刻鵠畫虎

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阯還書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欲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一人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孫郎

三國志孫策字伯符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常歎

曰使衛有子如孫亦死後何恨

衛家一兒

晉王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明月奴頗黎

李翰拯集序云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曾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于宋

興吾宗者此子

晉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驥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治家一十六　叓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四

師弟子類

五經笥

後漢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〻（蒲堅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〻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嘲字一本漢書作謝）

吾道東矣

後漢鄭玄字康成西入關事馬融〻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玄因從

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先收先生作梁柱

歐陽詩曰吳與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才又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桷與榱先生即胡安定也

經義齋治事齋

慶曆中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湖學即胡安定也

後堂絲竹

漢張禹性習知音声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弟子戴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而罷

○朋友類

蕭朱王貢

漢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楚兩龔

漢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

結交不羞貧

古詩種交莫傷根傷根交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結交心不移

李白箜篌謠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

詩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

林青䰟返関塞黒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顔色杜

舅甥類

王郎子

唐王仙客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稚戲弄相狎振呼仙客爲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舅氏以位尊官顯欲廢前約一日振趍朝忽歸云涇源兵士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北苑門百官奔走行在召仙客晉家事當以無雙嫁汝

明珠在側

晉衛玠王武子之甥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外生同出㖃然若明珠之在側

助我求孝廉

東漢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

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得貴戚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国家亦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過見昌高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即召昌高遂舉孝廉

是兒當致卿相

唐封倫字德彝年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量過人當自致卿相

〇賓客類

賓朋何喧喧

李白上裴長史書君侯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頗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

貧富乃知交態

漢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

解驂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延入爲上客

擁篲

魏文侯擁篲以迎賓客

筆札唇舌

漢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詩

門有車馬賓金鞍曜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
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 李白

美人類

閨房之秀

晉張玄妹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謝道韞有濟尼
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
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道韞乃王凝之妻

玉搔頭

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
皆用玉搔頭乃抓頭也

丈夫化為女子

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
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

曰武擧旨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面靨飾花子

酉陽雜俎云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東市姬

天寶中滎陽公子應舉之長安遊東市見一姬憑青衣娃立姿色絕代停驂徘徊不能去詐墜鞭於地勅從者取之歸訊其友知爲李氏宅徐往扣門侍兒馳入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來也

詩

馥馥芳神嬋娟姿姿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唇含[illegible]九秋妍迹陸七盤注云幽蘭曲名九秋曲二盤舞[illegible]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若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孌忽爲別使人莫錯亂愁心涕如雪寒灯厭夢魂欲絶覺來相思生白髮　李白

妓妾類

蒹爲妓衣

南史夏侯亶字世龍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我見汝猶憐

桓大司馬温平蜀以李勢妹爲妾桓妻南郡主乃持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氏在窻前梳頭髮垂至地姿皃絶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

者能見殺雖死之日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於地向前抱曰我見汝猶憐何況是老奴遂善遇之

結草相報

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寵妾甚愛又病語顆曰令後必嫁之妾疾亟又曰必殺此妾殉葬武子卒顆從之言吾從後之語遂嫁之後顆爲晉將敗秦軍見結草以抗秦將秦將馬倒顆因獲之後顆夢見老人云我是不殺妾父也故相報耳

開後閣放婢

晉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初石崇以奢豪誇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无作群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体爲之弊左

右諫之，妓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鐵鎚碎妾

唐嚴武，挺之之子，母裴氏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武奮然以鐵鎚就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頭夜飛

酉陽雜俎云，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題擷芳亭

李宗愕先公談録云，歐永叔閒居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為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

寺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妓圍

天寶遺事云申王每至冬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氣呼爲妓圍

肉臺盤

續世說云孔晟仕江南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机令衆妓各執一器謂之肉臺盤

不得濃粧

酉陽雜俎云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

安能事賣絹牙郎

柳仲郢有妾失意鬻之成都盖巨源取置其家一日有賣綾羅者從窗下過盖公於中選擇柳婢見之失色僵仆翌日揆曰某雖賤久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

公孫遐比衛青曰爾奴僕屬夫也焉知禮義青神色頓挫又

公孫弘贊曰衛青奮於奴僕

錦繡萬花谷別集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五

【耆老類】與福壽通

鵠髮

漢吳良字大儀鬚髮皓然衣冠甚偉贊曰大儀鵠髮

二毛俱催

戰獻之覽鏡見髮頭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汝等何不汲汲為孝子陰過而不可復得也

桑榆之光拙遠照

杜題玄武禪師屋壁詩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王註云世說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顧朝陽之輝時與並光明耳

鵠髮雞皮

庾信竹杖賦子老矣鶴髪雞皮

少壯不可欺老翁

周澤謂諸齋郎曰若年少壯不可欺老翁二胸中有書且爲勝卷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慚悚無一語對

鑷鏡鑷

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髪問云我誰耶荅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髪乎即擲鏡鑷杜詩云東𥟂遂𢘵𧆾休鑷鬢毛斑

不以氣海暖冷物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飛頭老子

酉陽雜俎云嶺南溪洞中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

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際尋蟲蟻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癡頑老子

五代馮道事唐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滅契丹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

詩

在昔商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期頤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宮田可稼伯也伯也叔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師耕谷口山中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閑兼得壽皓首尨眉世稀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庵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亦是六十寓手把一

歲海奉勸兩翁酒問翁何以致遐齡請翁細說吾細聽不虎用不李仙五行有長數天所稟賦焉人生一氣統四肆衆人斷喪吾能全要知養生無他術日多喫飯夜獨眠承翁見教謝翁去兩翁懇勤翁畢往是夜醉眠古軒夢見山靈高我言翁之所說皆不然兩翁盛德合乎天天與其遐齡五百年戴

石屏草東二十老歌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

童幼類

明年共我長

蘇東顧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尒成人又杜示宗武云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

十二見知父友

潘安仁懷舊賦序云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為婚姻独詩云見知真自幼

雖小有棟梁氣

南史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无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我家龍

北史楊愔字遵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從父兄黃頭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之外

聖小兒

北史祖瑩字元珍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由是聲譽甚盛內外呼爲聖小兒

遊戲輙爲部伍

隋李文忻爲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如飛嘗謂所親曰自古名將惟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若使與僕同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

陸氏代有人

隋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

忠孝而已

隋于仲文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中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嗟嘆之

治孝經論語

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對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

曰善

阿戎解問難字

杜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註云猪紹新解覓字

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少漸解滿床攤書時問難字

詩

求田問舍是何時隨分生涯可樂飢學王今年初學語阿宜

祗日定能詩兩家子弟俱無恙一錦文章自有師但得耕桑

了門户吾人不用寧馨兒謝太逆東郡皆見汝生時各合抓

吟夜忍飢憶昨能爲鵷鸰無紙今應誦貸今詩儻元氣節如

元禮使有功名似旅師問道若知真理舔且分餘論及吾兒

謝无逆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

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

暗壁千喚不一回李白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

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廻 杜

婚姻頌

蕭郎位高年文

唐蕭嵩儀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時為洛陽尉已有名而嵩沿二未仕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文奉門著識

鬼婚

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逐麞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礼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二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岸充視車

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虎
及詩一首金椀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勿使崔家笑人

北史崔㥄字長儒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豈太后爲博陵王
納㥄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
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
貴恩由陛下

納蠻婢

唐竇懷正進御史大夫中宗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
懷正唯唯俄而禁中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媼所謂莒國
夫人故蠻婢也納之不辭而人或謂爲國奢輒然不愧以自
媚於后

嫁遊蕩子

顧延年古樂府云嫁得遊蕩子一去未還鄉秋夜不肯明教妾臥幽房

結髮

藝苑雌黃云今世婚礼有結髮一事取夫與婦髮合而結之古無有也伊川程氏曰婚礼結髮其無意義欲去久矣未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少小也如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豈謂合髮然伊川既言非義欲訂正之而至未能革豈俗習之久未易遽革耶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疑曹子建詩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杜子美詩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床梅聖俞詩結髮事君子衣袂未嘗分皆謂結髮少小之時也

不必貴種

孔叢子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

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自好

當作國夫人

杜祁公少客濟陽有縣令能相人曰縣之大姓相里氏女子當作國夫人乃召其女兄謂曰杜秀才人才足當以女弟妻之

國士無如富鄭公

邵氏聞見錄晏元獻公爲相求婿於范文正公公曰公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

馬留

酉陽雜俎云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泠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

排坦之下膝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爲子求婚於坦之坦之許咨父述既還述愛念坦之雖長大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排

垣之下睬曰汝竟癡耶語可以女妻之也

老劉郎

劉原父晚年再娶劉公以二絶戲之一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箕帚賜兄女

晉庾袞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荊苕爲箕帚召諸子集于堂命芳曰芳乎汝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李氏女多貴

呉曾謾錄云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壻參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爲運使及鄧公晉卿有二女其長子太廟齋郎狄遵爲判官王陶樂道爲布衣滕甫元發相善二女其季死附家人語云吾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

二婿足矣家人及二君樂聞遂皆連袂次年元發並二人登
科而王尚慕職不日進擢相繼爲翰林學士已而遂爲兩府
故世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

知張說必貴

定命録云張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
至宰相

詩

天下無正聲悅耳則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爲姝顏色非
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趍紅樓富家女金
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見兒未開口已嫁不須
臾緣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直珠幾回
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
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〻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〻晚孝

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白氏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怱怱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文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